

#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基于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群体的比较

张文娟 刘瑞平

**摘要** 基于2014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文章从家庭和朋友两个维度对城市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的群体的社会网络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揭示影响城市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可以拓展城市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婚姻状况和居住安排对城市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的影响作用超过非迁移老年人。不同户口类型的城市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差别显著,但是对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群体的作用方式并不相同。另外,社会环境和居住时间对城市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也表现出显著影响。

**关键词** 城市; 迁移老年人; 非迁移老年人; 家庭网络; 朋友网络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8)10-0191-18

###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的迁移日益活跃,劳动力人群流动备受人们关注。有学者将中国流动人口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单身外出、夫妻外出、核心家庭流动(子

---

作者简介: 张文娟,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刘瑞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老龄社会的人口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71490731)”的支持。

女随迁)和父母随迁。<sup>①</sup>在当前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下,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流动形式;<sup>②③</sup>老年人亦开始加入随迁大军,“六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动老年人口已达到900万人。<sup>④</sup>《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指出,流动人口中的迁移老年人将成为迁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流动人口中的老年人随迁是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下的主动迁移,那么老年期的退休、丧偶、健康恶化等生命历程事件也会促使老年人发生被动迁移,<sup>⑤⑥</sup>他们或迁移到家庭成员身边或迁移到养老机构等地方以寻求照料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和通信条件的改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日益多样化、退休后闲暇时间的增多等多项综合因素导致中国异地养老模式逐渐兴起,<sup>⑦</sup>这将拓展迁移老年群体的构成。但是,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迁移或流动,居住地空间位置的改变必然会造成老年人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他们的社会交往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其社会网络变化。

社会网络是人们能够获得各种支持的可利用资源,当老年人逐步退出工作领域,他们将更多地依赖于家庭和朋友圈获得支持,<sup>⑧</sup>处于老年期的他们失去亲属和朋友的风险增加,自身健康状况恶化、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减弱,他们主动进行社会交往的规模和频率将会下降,社会网络萎缩。生活和居住环境的改变需要老年人重新进行再社会化过程,可能会使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进一步处于不利的境地,家庭支持网络规模缩小,朋友支持网络易于中断,难以融入当地生活、人际关系重建出现困难。<sup>⑨</sup>尤其对于迁入城市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环境从“熟人空间”转变为以社会分工和业缘关系为主的新城市的“公共空间”,而后者中的人际关系更为冷漠、情感联系纽带较弱,迁移老年人面临着顺应城市惯习、重构社会关系等问题。<sup>⑩</sup>对包括迁移老年人在内城市老年群体的社会网络现状、变化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能够把握城市迁移和非迁移老年群体的社会网络的状况、结构特征,以及两类人群之间存在的差异;并进一步探析城市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影响因素。上述研究对于深入

---

① 段成荣、杨舸、张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第30-43页。

② 张文娟《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以北京市为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88-92页。

③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3年第2期,第17-24页。

④ 同上。

⑤ Litwak, E, and L. C. Jr.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Gerontologist* Vol. 27, No. 3, 1987, pp. 266-272.

⑥ Hayward, L. M. "Mid-life Patterns and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of Older Men",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 La revue canadienne du vieillissement*, Vol. 23, No. 1, 2004, pp. 73-89.

⑦ 姜向群《对“异地养老”的概念及其实践活动的质疑》,《人口研究》2006年第4期,第39-42页。

⑧ Antonucci, Toni C. "Social Relations: An Examin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Control",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2001, pp. 427-453.

⑨ 段成荣、杨舸、张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第30-43页。

⑩ 刘庆、陈世海《随迁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调查》,《中州学刊》2015年第11期,第73-77页。

了解城市老年人群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状况,提高迁移老年人对城市生活的社会适应能力,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二、文献回顾

费孝通用“差序格局”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其定位为以血缘为基础建立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结构,并随着时间、空间和个人特性而发生变化。<sup>①</sup>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是以配偶和子女为中心的家庭依赖性网络。<sup>②</sup>然而,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迁导致了老年人家庭支持网络的弱化,<sup>③</sup>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虽仍以亲缘关系为主,但正在逐步向以邻居、朋友为中心的地缘关系过渡。<sup>④</sup>

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居住地的改变容易导致老年人社会关系中断、社会网络规模缩减,<sup>⑤</sup>由此推断,迁移会促使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发生变化。但是对于中国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变化却存在不同的结论。有证据表明,迁移后的老年人的家庭处境会发生改变,包括家庭权威受到挑战、家庭关系变得紧张;<sup>⑥</sup>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教育理念等方面的代际差异,易于产生代际矛盾和分歧。<sup>⑦</sup>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老年人迁移到城市与子女共同居住,增进了老年人家庭中的代际和谐和凝聚力。<sup>⑧</sup>在家庭之外,朋友网络缺失是迁移老年人的普遍问题,迁移老年人因为照顾家庭而无暇参与社会认识新朋友,<sup>⑨</sup>迁移老人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身份认同很低,很少参与社区活动,缺乏与当地老年人的互动和沟通,在迁入商品房小区的老年人中,这种网络缺失的风险更为严重。<sup>⑩</sup>

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迁移事件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结构和性质的影响存在差异。血浓于水的族系制度和权利义务规范使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的亲属关系表现出最强的持久性、稳定性

---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41页。

② 刘爱玉、杨善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58-69页。

③ 张友琴《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厦门市个案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112-118页。

④ 刘燕、纪晓岚《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及结构研究——兼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01-109页。

⑤ Belot, Michèle, and J. Ermisch. "Friendship Ties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BHP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6.

⑥ 郑玉《社会资本视角下进城老人的城市适应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⑦ 程首一《农村随迁老人城市社会融入研究》,郑州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⑧ 李倩《代际关系与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华东理工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⑨ 靳小怡、崔烨、郭秋菊《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人口学刊》2015年第1期,第50-62页。

⑩ 李鹏飞、柴彦威《迁移对单位老年人日常生活社会网络的影响》,《人文地理》2013年第3期,第78-84页。

和不可替代性,扩展的亲属关系次之,这些亲属关系都不易受到迁移的影响。<sup>①</sup>与家庭关系相比,朋友关系较为脆弱,<sup>②</sup>它的维持和利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成员间的空间距离,空间距离的限制,最终使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得到维持,而较弱的关系则被新的关系取代。<sup>③</sup>Litwin<sup>④</sup>通过对老年人迁移前后社会网络的动态比较,发现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变化的主导趋势是“强”关系比重增加,与家庭成员联系的频率增强,以家庭为网络基础的特征更为显著。然而学术界对这一结论并未达成共识。Lubbers等人对迁移者的社会网络进行动态分析,发现其整体社会网络结构几乎未发生改变。<sup>⑤</sup>Marcus在比较迁移老年人(50岁及以上)和非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后发现,两类老人的亲属网络相似,而迁移实际上改善了老年人的亲属网络。<sup>⑥</sup>

有学者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网络关系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提供了条件,迁移并不会对旧的社会网络产生太大的影响,整体网络规模可能保持稳定。<sup>⑦</sup>但也有研究指出,当代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并未完全摆脱空间的约束,<sup>⑧</sup>迁移者的朋友网络规模比非迁移者更小,而前者在迁入地的长时间居住有利于其社会网络的重构和维系,<sup>⑨</sup>迁移之后的前四年,人们的社会网络规模增加速度最快,第5—10年间下降一半,之后开始增加。<sup>⑩</sup>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时间的影响存在差异,人们会逐渐中断距离较远的朋友关系,<sup>⑪</sup>但会维持原有的强社会关系。<sup>⑫</sup>

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不可忽略的两个重要主题,但迁移老年人口以及他们的处境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与其他老年人群相比,关于这一群体的全国性

---

① Richard, L. JAMES, M. D, and M. J. M. D. Allan. “Of Human Bonding—Parent – Child Relation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 31, No. 2, 1992, pp. 521 – 529.

② Viry, Gil.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the Spatial Dispersion of Personal Networks: Effects on So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s*, Vol. 34, No. 1, 2012, pp. 59 – 72.

③ Magdol, Lynn, and D. R. Bessel. “Social Capital, Social Currency, and Portable Assets: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Exchanges of Social Suppor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10, No. 2, 2003, pp. 149 – 170.

④ Litwin, Howard. “The Network Shifts of Elderly Immigrants: The Case of Soviet Jews in Israel” *Cross Cult Gerontol*, Vol. 12, No. 1, 1997, pp. 45 – 60.

⑤ Lubbers, Miranda J, et 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Personal Networks. The case of Argentinean Migrants in Spain” *Social Networks*, Vol. 32, No. 1, 2010, pp. 91 – 104.

⑥ Marcus. Social Networks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Later Life: the Effects of Moving on Social Network Supportive Capacity Amongst Older People in the UK.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14.

⑦ Wellman, Barry, et al. “A Decade of Network Change: Turnover, Persistence and Stability in Personal Communities” *Social Networks*, Vol. 19, No. 1, 1997, pp. 27 – 50.

⑧ Magdol, Lynn, and D. R. Bessel. “Social Capital, Social currency, and Portable Assets: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Exchanges of Social Suppor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10, No. 2, 2003, pp. 149 – 170.

⑨ Belot, Michèle, and J. Ermisch. “Friendship Ties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BHP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6.

⑩ Nisic, Natascha, and S. Petermann. “New City = New Friends?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Resources after Relocation” *Comparative Population Studies*, Vol. 38, No. 1, 2013, pp. 199 – 226.

⑪ Mccollum, Audrey T. ? The Trauma of Moving: Psychological Issues for Wom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⑫ Viry, Gil.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the Spatial Dispersion of Personal Networks: Effects on So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s*, Vol. 34, No. 1, 2012, pp. 59 – 72.

调查数据明显不足。既往研究更多的是通过定性访谈展现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却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其特征,也无法与其他老年人群的社会网络进行量化比较。也有少数学者为了探析迁移老人的状况,进行了专项的调查,然而受到样本数量和调查的内容的限制,只是聚焦于对迁移老人特征的描述,尚未涉及到他们迁移之后的社会网络状况以及和周围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差距。另外,国外迁移老人的研究结论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也值得推敲。中国的人口迁移有着鲜明的特色,如户籍制度的影响,既往学者在研究中不会予以考虑。基于此,本研究在对老年人社会网络分析时,加入了空间、时间、政策等因素,考察城市迁移老人的社会网络的总体状况,并探讨对其社会网络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

### 三、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的“中国老龄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简称CLASS)。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以年满60周岁的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62个村/居委会(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获得有效样本数11511个。本次研究的对象是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中国城市居民。为了更清晰地识别迁移对于老年人的影响,研究者以50岁为界,将此时间段及以后迁入现居住城市生活的老年人界定为迁移老年人,并以此把老年人分为迁移和非迁移的老年人口两类。研究之所以选取50岁及以上作为判定迁移老年人群的年龄标准,主要是结合我国退休制度政策和生命历程理论的综合考虑。

在中国当前的退休政策中,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因此,50岁之后的人群开始陆续进入退休阶段,退休为中老年人的迁移提供了时间便利。此外,个体年过50岁后会陆续经历一些生命历程事件,如退休、丧偶、健康恶化、失能等,使他们更渴望与家庭成员接近迁移到其他家庭成员身边,寻求照料,获得更多的安全和舒适感。<sup>①</sup>因此,西方很多关于老年人迁移的研究重点关注以50岁为起点的中老年群体。<sup>②③④</sup>

#### (二) 变量测量

##### 1. 因变量

---

<sup>①</sup> Milewski, Nadja, and A. Loth.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The Role of Family - Related Transitions and Retirement", *Spatial Mobility Migration & Living Arrangement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pp. 225 - 246.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Conway, K. S., and J. C. Rork. "The Changing Roles of Disability, Vetera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Elderly Interstate Migration", *Research on Aging*, Vol. 33, No. 3, 2011, pp. 256 - 285.

<sup>④</sup> Marcus. ? Social Networks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Later Life: the Effects of Moving on Social Network Supportive Capacity amongst Older People in the UK.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14.

本文的因变量是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其测量主要运用的是 Lubben 等人<sup>①</sup>制定的精简版社会网络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6,LSNS-6),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筛查社会隔离的高风险人群,评估老年人的社会融合程度。量表(如表1)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两个维度(具体的问题和赋值参见表1),得分越低表示社会网络状况越差。数据中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772,其中家庭和友网络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734和0.832,达到统计分析的要求。

表1 社会网络量表

维度	问题	没有	1个	2个	3-4个	5-8个	9个及以上
家庭网络	1. 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家人/亲戚见面或联系?	0	1	2	3	4	5
	2. 您能和几个家人/亲戚放心地谈您的私事?	0	1	2	3	4	5
	3. 当您有需要时,有几个家人/亲戚可以给您提供帮助?	0	1	2	3	4	5
朋友网络	4. 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朋友见面或联系?	0	1	2	3	4	5
	5. 您能和几个朋友放心地谈您的私事?	0	1	2	3	4	5
	6. 当您有需要时,有几个朋友可以给您提供帮助?	0	1	2	3	4	5

## 2. 自变量

研究者综合以往对社会网络相关因素研究的结果,将可能影响城市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因素分为六个部分:基本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受教育水平、户口类型、社会保障金水平;家庭结构,包括婚姻状态、健在子女数量、居住安排;健康状况,包括工具性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康自评;社会参与状况,包括参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公益活动、子女家庭照顾等;社会环境和居住时间,包括是否拥有本地户口、是否使用过老年优待、社区是否有休闲娱乐设施、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年限。

### (三) 样本的构成

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分为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两类人群,通过对比其相关的特征指标可以发现两组人群之间的别。从两类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来看,迁移老年人在社会网络总体得分和朋友网络得分指标上显著低于非迁移老年人,但是在家庭网络得分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

如果比较两类老年群体的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相比于城市非迁移老年人,迁移老

<sup>①</sup> Lubbers, Miranda J, et 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Personal Networks. The Case of Argentinean Migrants in Spain" *Social Networks*, Vol. 32, No. 1, 2010, pp. 91-104.

年人中,年龄在 70 岁及以上的中高龄人群的比例较高、性别比偏低、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较高,无配偶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的占比较大;包括教育水平和保障水平在内的两项社会经济指标略优于非迁移老年人群。此外,迁移老年人中自评不健康者的比例较高,参与经济、政治和公益活动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在参与子女家庭照顾方面两者无显著不同。就社区环境而言,城市迁移老年人中居住在现代型社区的比例较高,而该类社区中的设施通常较为完善。

表 2 中国城市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的特征

变量		城市迁移老年人( N = 840)	城市非迁移老年人( N = 4459)	P 值
年龄	60 - 64 岁	27.4	34.7	0.000
	65 - 69 岁	19.5	21.4	
	70 - 74 岁	18.3	15.7	
	75 - 79 岁	14.8	13.8	
	80 + 岁	20.0	14.4	
性别	女性	56.0	50.2	0.001
	男性	44.0	49.8	
民族	少数民族	5.6	5.0	0.415
	汉族	94.4	95.0	
宗教信仰	信仰	14.3	10.2	0.001
	无信仰	85.7	89.8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53.2	51.8	0.009
	初中	21.2	26.0	
	高中中专及以上	25.5	22.2	
户籍类型	农业	54.7	57.7	0.075
	非农业	32.4	28.3	
	统一居民户	12.9	14.0	
社会保障金水平		2338	1927	0.012
婚姻状况	有配偶	65.0	67.6	0.070
	无配偶	35.0	32.4	
健在儿子数量		1.5	1.4	0.023
健在女儿数量		1.4	1.3	0.001

居住安排	未与子女同住	50.6	55.0	0.013
	与子女同住	49.4	45.0	
IADL	完好	62.3	63.1	0.321
	受损	37.7	36.9	
健康自评	健康	41.2	45.6	0.009
	不健康	58.8	54.4	
参与经济活动	在业	8.3	12.9	0.000
	未在业	91.7	87.1	
照顾子女家庭	参与	57.6	56.3	0.268
	未参与	42.4	43.7	
参与公益活动	参与	20.0	28.1	0.000
	未参与	80.0	71.9	
参与政治活动	参与	26.1	44.7	0.000
	未参与	73.9	55.3	
本地户口	有	35.2		
	无	64.8		
老年优待	使用	45.8	37.1	0.000
	未使用	54.2	62.9	
社区设施	有	75.6	69.0	0.000
	无	24.4	31.0	
社区类型	现代型社区	50.5	28.9	0.000
	街坊型社区	20.7	29.0	
	单位社区	13.7	12.8	
	城中村	9.7	20.5	
	其他社区	5.5	8.8	
居住年限(年)		10.3		
社会网络		13.9	14.9	0.000
家庭网络		8.40	8.57	0.170
朋友网络		5.5	6.3	0.000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计算。

## 四、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网络

### (一) 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

对比表3中老年人群的社会网络状况可以发现,65—69岁年龄组人群的家庭网络量表平均得分低于其他年龄组老年人,其中迁移老年人的表现尤为突出。女性、少数民族和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状况相对较好。高中/中专及以上、配偶健在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平均得分相对较高。健康状况较好(IADL完好、自评健康)和积极参与社会的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状况好于其他人群。使用过老年优待、居住在有休闲娱乐设施或现代型社区的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平均得分更高。少数民族以及宗教信仰人群在中国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的家庭和群体向心力,<sup>①</sup>较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态则赋予了老年人在家庭交往中更多的主动性。<sup>②</sup>综合上述数据描述可以推断,注重家庭生活,而在代际互动有能力维持对等交换的老年人通常会拥有较好的家庭网络。

在迁移老年人中,农业户口和本地户口的老年人的家庭网络较差。综合来看,在以各类特征划分的人群中,虽然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状况均普遍优于对应的迁移老年人,但是他们的平均得分差距较小;而且仅反映出了两类老年人群家庭网络的整体状况,其网络的内部结构是否存在差别,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 (二) 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状况

无论是在迁移老年人群体内部,或者在迁移和非迁移两类老年人群之间进行比较,都可以发现,城市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存在较大差异(如表3所示)。

就城市迁移老年人群体的内部差异而言,年龄越大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越低,男性、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较高,而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朋友网络相对较差;居住在核心或者主干家庭中老年人,以及身体健康、积极参与家庭和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朋友网络得分较高;拥有本地户口、居住在设施完善的现代型社区的老年人通常会构建相对较好的朋友网络。整体而言,较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的身体条件增强了老年人构建和拓展朋友网络的能力,积极参与家庭和社会活动则是老年人经营朋友网络的重要途径,<sup>③</sup>而完善的社区休闲娱乐设施则为老年人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交往场所。

比较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状况后可以发现,除了统一居民户口的老年人群中,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平均得分略高于非迁移老年人之外,其他各类特征老年人中非迁移人群的朋友网络状况均优于迁移人群。由此推断,迁移确实导致了城市老年人朋友网络状况的进一步

<sup>①</sup> 罗丹《城市外来人口的宗教空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sup>②</sup> 张文娟、刘瑞平《中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16年第5期。

<sup>③</sup> 同上。

恶化。

表3 城市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状况(均值得分)

变量		家庭网络		友网络	
		迁移	非迁移	迁移	非迁移
年龄	60-64岁	8.50	8.52	5.99	7.02
	65-69岁	8.08	8.33	5.68	6.56
	70-74岁	8.54	8.56	5.72	6.39
	75-79岁	8.36	8.53	5.40	5.44
	80+岁	8.50	8.73	4.59	5.08
性别	女性	8.41	8.59	5.49	6.31
	男性	8.39	8.44	5.55	6.35
民族	少数民族	8.81	9.06	6.03	6.38
	汉族	8.38	8.49	5.48	6.32
宗教信仰	有	9.15	9.00	5.50	6.36
	无	8.28	8.46	5.52	6.32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8.34	8.42	4.63	5.67
	初中	8.24	8.55	6.07	6.79
	高中/中专及以上	8.67	8.71	6.87	7.33
户口类型	农业	8.10	8.62	4.32	5.98
	非农业	8.51	8.50	5.96	6.46
	统一居民户	8.74	8.39	6.61	6.45
婚姻状况	有配偶	8.60	8.61	5.64	6.53
	无配偶	8.04	8.32	5.28	5.90
与子女同住	未同住	8.00	8.16	5.73	6.24
	同住	8.81	8.95	5.29	6.43
IADL	完好	8.48	8.71	6.33	7.16
	受损	8.28	8.18	4.17	4.89
健康自评	健康	8.63	8.81	5.98	7.01
	不健康	8.25	8.27	5.19	5.75
经济活动	在业	8.12	8.45	5.18	6.88
	未在业	8.43	8.53	5.54	6.24

子女家庭照顾	参与	8.59	8.80	5.70	6.93
	未参与	8.14	8.15	5.26	5.55
公益活动	参与	8.77	8.98	6.68	7.25
	未参与	8.31	8.34	5.22	5.97
政治活动	参与	8.48	8.59	6.19	6.79
	未参与	8.37	8.46	5.28	5.95
本地户口	有	8.27		5.80	
	无	8.47		5.36	
老年优待	使用	8.68	8.71	5.86	6.28
	未使用	8.17	8.41	5.22	6.36
社区设施	完善	8.42	8.69	5.79	6.65
	不完善	8.32	8.13	4.59	5.58
社区类型	现代型社区	8.74	8.55	6.00	6.59
	老城区	8.28	8.46	5.50	6.61
	单位社区	8.15	8.69	4.94	6.46
	城中村	7.87	8.67	4.60	5.78
	其他社区	7.26	8.05	4.38	5.74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计算。

## 五、老年人家庭网络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地探析各类因素对城市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的作用,研究者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分析模型,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的前提下,来考察各自变量对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比较模型1和模型2城市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的影响因素差异,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作用下,各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仍存在差异。65—69岁的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并且在迁移老年人中,该年龄组与其他组之间的差距更为突出。在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非迁移的老年男性的家庭网络显著低于对应的女性人群。与其他老年人群相比,宗教信仰者的家庭网络状况更加良好,并且宗教信仰行为对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影响的显著性以及影响的程度要超过非迁移人群。有研究指出,宗教活动和仪式有助于促进迁入者的社会融合;相对于未发生不利于家庭网络建构的生命事件(例如迁移)的人群,宗教信

仰能够更大程度上削弱这些事件对迁移者的不利影响。<sup>①</sup>显然,宗教对于提升迁移老年人群对新的家庭环境的适应力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回归结果显示,反映个体社会经济状况的若干指标,包括受教育水平、户口类型和社会保障金对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影响较低;但是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非农业户口和较高的社会保障金收入可以明显地改善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状况。

与社会经济状况相比,家庭结构在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建构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配偶、和子女的数量以及居住安排对城市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都有显著影响;从模型1和模型2的非标准化系数来判断,无配偶的婚姻状况对“城市未迁移”到“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的影响作用变化最大,其影响变得更为消极(从-0.840—0.428)。总体来看,家庭结构因素对两组人群的作用方向相同,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婚姻状况和居住安排对迁移老年人群的影响大于非迁移老年人群,而健在子女数量对前者的作用小于后者。

健康状况包括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康自评均对未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存在显著影响,但在迁移老年人群的家庭网络方面并未有显著作用。对此差异的可能的解释是,对于长期在本地居住的非迁移老年人而言,健康状况的下降抑制了他们与子女以及其他亲属之间的交往,导致了这些老年人的家庭网络萎缩;但是对城市迁移老年人而言,他们的迁移以投亲靠友的指向型迁移模式为主,被投靠的子女和老年人之间存在明确的照料关系,老年人和迁入地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同住或就近居住的可能性更大,健康恶化不会导致他们之间的互动频率产生太大差异。此外,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对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的影响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但是参与子女家庭照顾和公益活动能够显著地改善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

社会环境因素也会对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老年优待体验对城市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其中对前者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可以推断,落实迁移老年人群的市民化待遇,提高老年优待福利政策的覆盖范围,会对他们的家庭网络改善发挥更大效用。另外,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居住在现代型社区的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状况显著好于居住在其他类型社区的迁移人群。

在模型3中,通过控制具有城市迁移群体特色的因素(“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时间”),发现于城市非迁移老年人共有的自变量对城市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的影响方向、程度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没有本地户口的城市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得分明显超过获得本地户口的迁移人群。研究者分析,虽然迁移可能带来以往家庭网络规模的缩减,但是未获得本地户口的迁移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照料孙子女,或身体健康等原因而在近期内迁入,他们与子女维持频繁互动的概率更大,因此在家庭网络建构方面反而优于已经获得本地户口的迁移人群。在居住时间方面,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得分与其在本地的居住年限呈正向

<sup>①</sup> 罗丹《城市外来人口的宗教空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增长关系,迁入本地居住的时间越长,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状况越好。

观察各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发现,对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是女儿数量、居住安排、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居住年限等;对非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是女儿数量、儿子数量、居住安排、IADL和受教育水平等。迁移事件导致老年人与子女的交往空间距离增加,他们在改善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于对非迁移老年人的影响。但是,女儿在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构建中的重要地位依然居于首位,儿子的影响作用下降幅度较大,这对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此外,配偶和宗教信仰行为对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的构建和维持作用较小,但是在迁移事件发生后,这些因素对老年人的家庭网络的保护作用强烈显现。

## 六、老年人朋友网络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关因素在两组人群的朋友网络建构中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比较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以后,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在朋友网络上表现出不同的年龄模式。在非迁移老年人中,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显著低于75岁以下的老年人。在迁移老年人中,65—69岁和80岁及以上的年龄组中的朋友网络得分明显偏低,其中以高龄组人群的朋友网络状况最差,而且这种劣势超过其在未迁移老年人中的差距。此外,在控制其它因素后,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也表现出显著性别差异。

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朋友网络的拓展会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小学及以下的受教育水平对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建构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非迁移老年人中,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老年人在朋友网络构建和维持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户口类型对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其作用方式包括方向和程度都存在差异。迁移老年人中,有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由此推断,从农村迁入的老年人在建构和维系朋友网络方面的能力最差。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和城市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环境差异较大,农村老年人要融入迁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难度较大。而在非迁移老年人中,农业户口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反而高于其他老年人。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中农业户口的非迁移老年人多为居住在城市郊区的居民或者是50岁以前已经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人口。这类群体往往沿袭传统的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地缘、血缘和姻亲等原因使他们之间互动频繁,而由上述关系拓展出来的朋友、邻里关系比那些城市老年人经营的社会网络更加紧密。此外,较高的社会保障金水平有利于强化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但是在迁移老年人中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

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情况下,不同家庭结构包括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和居住安排条件下的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未显示出显著差异,但是却对非迁移人群存在影响,比如,女儿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拓展城市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生活自理能力IADL完好和自评健康的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

络得分较高,这应该源于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更有能力维持和拓展朋友间的交际;IADL 受损也会限制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的拓展,但是与非迁移人群相比,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小。健康和独立行为能力赋予了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但是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同样会影响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的规模和质量。回归结果显示,照顾子女家庭、参与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都可以显著改善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状况;但是对迁移人群而言,仅有公益活动会对其朋友网络建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影响的幅度超过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或许是源于公益活动的自愿特性对参加者的选择作用,促进了参与者对社区和组织成员的心理认同感。

社区环境对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也具有重要影响,在控制其它相关因素之后,居住在有休闲娱乐场所或设施的社区中的老年居民的朋友网络仍明显优于其他人群。上述结果说明,社区的活动设施和场所的建设对于提高老年居民的生活质量,拓展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社区环境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对休闲娱乐服务的需求,还为他们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平台,有助于其构建新的朋友网络。此外社区的人文环境也会对老年人的朋友网络构建产生作用,与现代社区相比,老城社区多为传统的单位或街坊型社区,更加有助于本地老年人延续其长期经营的邻里朋友关系,维持朋友网络。对于迁移老年人而言,社区的类型对其朋友网络的构建也表现出显著作用,但是与非迁移人群不同,迁移到单位社区的老年城市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明显低于迁入现代型社区的老年人。研究者推测,这种社区类型引发的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群朋友网络建构的差异或许和各类社区中居住的老年人有关,老的单位社区和传统老城社区中的老年人,以本地非迁移老年人为主,他们邻里之间相互熟悉,成为彼此朋友网络的重要成员,这种氛围容易形成对迁入者的排斥,也形成了后者建构朋友网络时的障碍。而在现代社区中,居民在社区中的居住时间差异较小,且外来移民较多,迁入的老年人更易于融入社区。

在模型 6 中,把“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时间”变量引入模型,发现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对城市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迁移老年人在本地的居住年限与其朋友网络得分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越高。综合比较居住年限对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的影响,可以发现,居住年限对城市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的改善效用要大于家庭网络。另外,通过控制“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时间”变量,发现由模型 4 到模型 6,户口类型对城市迁移老年人朋友网络的影响的显著性降低、影响作用变小。其中“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户口类型对城市迁移老年人朋友网络的影响作用一部分被居住时间变量所解释。农业户口的城市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得分低于非农业户口的城市迁移老年人,即从农村迁入城市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状况比城市迁入城市的老年人的朋友网络差,但是在居住时间能够减轻这两个群体的差距,因此,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较长能够增强农村迁入城市的老年人的适应能力。

比较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发现,造成城市迁移老年人群体内部朋友网络差异的主要因素依次是 IADL、小学及以下的受教育水平、80 岁及以上的年龄、公益活动参与、居住时间和户口类型等;对城市非迁移老年人群体内部的朋友网络而言,作用较大的因素依次是 IADL、小学及

以下的受教育水平、公益活动参与、照顾子女家庭、自评健康、初中受教育水平、社区设施状况等。综合上述分析,不管是迁移还是非迁移老年人,良好的生理健康状况(IADL)是他们维持和构建朋友网络的基础;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提高老年人社会交往的能力,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能够为老年人融入社会提供有效的途径。

表4 城市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家庭网络			朋友网络		
	迁移	未迁移	迁移	迁移	未迁移	迁移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基本人口特征</b>						
年龄(60-64岁): 65-69岁	-0.642* (-0.082)	-0.328** (-0.043)	-0.727* (-0.093)	-0.649 (-0.056)	-0.202 (-0.018)	-0.780+ (-0.067)
70-74岁	-0.203 (-0.026)	-0.274+ (-0.031)	-0.346 (-0.044)	-0.623 (-0.053)	-0.157 (-0.013)	-0.840 (-0.071)
75-79岁	-0.190 (-0.022)	-0.278+ (-0.030)	-0.373 (-0.043)	-0.500 (-0.039)	-0.650** (-0.050)	-0.762 (-0.059)
80岁及以上	0.214 (0.028)	0.036 (0.004)	-0.077 (-0.010)	-0.917 (-0.080)	-0.512* (-0.040)	-1.414* (-0.124)
性别(女性):男性	-0.101 (-0.016)	-0.237** (-0.038)	-0.077 (-0.012)	-0.464 (-0.050)	-0.367+ (-0.041)	-0.437 (-0.047)
民族(少数民族):汉族	-0.236 (-0.055)	-0.164 (-0.011)	-0.242 (-0.018)	-1.443* (-0.073)	-0.115 (-0.006)	-1.465* (-0.074)
宗教信仰(有):无	-0.937** (-0.107)	-0.311* (-0.030)	-0.919** (-0.105)	-0.105 (-0.008)	-0.061 (-0.004)	-0.075 (-0.006)
<b>社会经济地位</b>						
受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上):初中	-0.513+ (-0.068)	-0.254* (-0.035)	-0.546+ (-0.072)	-0.673 (-0.060)	-0.686*** (-0.067)	-0.670 (-0.060)
小学及以下	-0.339 (-0.055)	-0.591*** (-0.093)	-0.358 (-0.058)	-1.153** (-0.126)	-1.196*** (-0.133)	-1.182** (-0.129)
户口类型(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0.134 (0.022)	-0.379** (-0.059)	0.199 (0.032)	0.891* (0.097)	-0.514** (-0.056)	0.823+ (0.089)
其他户口类型	0.336 (0.858)	-0.576*** (-0.063)	0.377 (0.041)	1.185* (0.086)	-0.734** (-0.056)	1.097+ (0.080)
社会保障金对数	0.059 (0.391)	0.051* (0.040)	0.054 (0.049)	0.059 (0.036)	0.079** (0.043)	0.054 (0.033)
<b>家庭结构</b>						
婚姻(有配偶): 无配偶	-0.840*** (-0.131)	-0.428*** (-0.063)	-0.821** (-0.128)	0.549 (0.057)	0.212 (0.022)	0.570 (0.059)
健在儿子数量	0.239* (0.083)	0.512*** (0.169)	0.232* (0.081)	-0.015 (-0.003)	0.043 (0.010)	-0.027 (-0.006)
健在女儿数量	0.450*** (0.171)	0.503*** (0.178)	0.443*** (0.169)	-0.064 (-0.016)	0.137** (0.034)	-0.069 (-0.018)

居住安排(无与子女同住):与子女同住	0.911 <sup>***</sup> (0.148)	0.672 <sup>***</sup> (0.106)	0.929 <sup>***</sup> (0.151)	-0.194 (-0.021)	0.143 (0.016)	-0.149 (-0.016)
健康状况						
IADL(完好):受损	-0.221 (-0.035)	-0.602 <sup>***</sup> (-0.092)	-0.190 (-0.030)	-1.512 <sup>***</sup> (-0.160)	-1.554 <sup>***</sup> (-0.166)	-1.460 <sup>***</sup> (-0.154)
健康自评(健康):不健康	-0.287 (-0.046)	-0.395 <sup>***</sup> (-0.062)	-0.321 (-0.052)	-0.372 (-0.019)	-0.623 <sup>***</sup> (-0.069)	-0.421 (-0.045)
社会参与状况						
经济活动参与(在业):不在业	-0.013 (-0.033)	0.176 (0.019)	0.003 (0.000)	0.317 (0.019)	-0.165 (-0.012)	0.327 (0.020)
参与子女家庭照顾(有):无	-0.341 (-0.055)	-0.418 <sup>***</sup> (-0.066)	-0.321 (-0.052)	-0.063 (-0.007)	-0.666 <sup>***</sup> (-0.073)	-0.065 (-0.007)
参与公益活动(有):无	-0.443 + (-0.058)	-0.474 <sup>***</sup> (-0.067)	-0.408 (-0.053)	-1.159 <sup>**</sup> (-0.101)	-0.905 <sup>***</sup> (-0.090)	-1.094 <sup>**</sup> (-0.096)
参与政治活动(有):无	-0.057 (-0.008)	-0.013 (-0.002)	-0.051 (-0.007)	-0.036 (-0.003)	-0.335 <sup>**</sup> (-0.037)	0.061 (0.006)
社会环境和居住时间						
户籍状况(有本地户口):无本地户口			0.413 + (0.064)			0.117 (0.012)
老年优待(享有):不享有	-0.418 + (-0.068)	-0.249 <sup>**</sup> (-0.038)	-0.400 + (-0.065)	-0.127 (-0.014)	0.150 (0.016)	-0.069 (-0.008)
社区设施(完善):不完善	0.060 (0.008)	-0.490 <sup>***</sup> (-0.072)	0.068 (0.010)	-0.679 + (-0.064)	-0.626 <sup>***</sup> (-0.064)	-0.674 + (-0.063)
社区类型(现代型社区):老城区	-0.565 <sup>*</sup> (-0.074)	-0.158 (-0.022)	-0.540 <sup>*</sup> (-0.070)	0.299 (0.026)	0.418 <sup>**</sup> (0.042)	0.271 (0.024)
单位社区	-0.561 + (-0.062)	0.077 (0.008)	-0.565 + (-0.063)	-0.750 (-0.056)	0.088 (0.006)	-0.804 + (-0.060)
城中村	-0.868 <sup>*</sup> (-0.082)	-0.011 (-0.001)	-0.870 <sup>*</sup> (-0.082)	-0.187 (-0.012)	-0.111 (-0.010)	-0.280 (-0.018)
其他社区	-1.289 <sup>**</sup> (-0.095)	-0.725 <sup>***</sup> (-0.064)	-1.228 <sup>**</sup> (-0.090)	-0.852 (-0.042)	-0.407 (-0.025)	-0.840 (-0.041)
居住年限(年)			0.039 <sup>*</sup> (0.093)			0.056 <sup>*</sup> (0.090)
常量	9.660 <sup>***</sup>	9.307 <sup>***</sup>	9.046 <sup>***</sup>	9.249 <sup>***</sup>	9.462 <sup>***</sup>	8.738 <sup>***</sup>
R2adj	0.081	0.095	0.086	0.093	0.103	0.096

注: N = 840; \*\*\*代表  $p < 0.001$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1$ ; 变量的括号内为参照组 模型中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 七、结论和对策建议

### (一) 结论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量表(LSNS-6)评估了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并从家庭和朋友两个维度比

较了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分析结果显示,非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的情况普遍优于迁移老年人;相比于家庭网络,迁移老年人与非迁移老年人在朋友网络方面的差距更大。上述事实说明,居住地的改变增加了老年人维持旧有社会网络或拓展新的社交关系的难度,有可能会造成老年人脱离社会进程的加快,成为社会隔离的高风险人群。

为了进一步比较城市迁移老年人和非迁移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差异,研究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65—69岁的城市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这一年龄组人群普遍处于刚退出工作领域,充裕的非经济劳动时间为老年人离开原居住地迁移到子女家庭奠定了基础。但是,原有工作角色的丧失,使他们在既往工作中收获的同事、朋友等关系成员逐渐淡出其社会网络,而迁移事件则会中断他们基于退休生活而刚刚建立的新社交圈,这意味着迁移不仅使他们放弃了旧居住地的家庭网络,也限制了他们与以往交往亲密的朋友网络的联系,导致他们的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的规模缩小、质量下降。

在家庭因素方面,婚姻状况和居住安排对迁移老年人的影响大于非迁移老年人,而健在子女数量对前者的作用小于后者。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代际关系是老年人家庭网络的核心,但是,从家庭网络的成员构成来看,女儿对老年人家庭网络的积极影响超过儿子和配偶。与非迁移老年人相比,子女在改善迁移老年人的家庭网络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但女儿在后者的家庭网络构建中的作用依然超过儿子,居于首位。上述发现挑战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女儿在对老年父母的养老支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研究还发现,户口类型对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也存在不同影响。非农业户口的城市迁移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状况优于其他迁移老年人群;而非迁移老年人中,反而是农业户口老年人的朋友网络状况更佳。同属农业户口的城市老年人群之所有表现出看似矛盾的结论,是因为农业户口的城市迁移老年人和农业户口的城市非迁移老年人存在本质上的群体差异。城市迁移老年人中的农业户口群体一般是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群,相对于城市到城市迁移的非农业户口老年人而言,前者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进入陌生城市中所产生的语言沟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适要远大于后者。但是,城市非迁移老年人中的农业户口人群多为原本居住在城市郊区的农民或者是中年时期已经迁移城市生活的农村人口,这类人群生活在既有或者重新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中,这种基于地缘、血缘和姻亲的传统社会人际网络比非迁移的城市户口老年人群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网络更加紧密。长时间的居住会缓解城市迁移老年人在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建构方面的不利局面,其中朋友网络的改善效果更为突出。因此,刚刚迁入的老年人是社会隔离特别是朋友隔离的高风险人群,家庭和社会应该对他们的社交和心理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

## (二) 对策建议

结合以上对我国城市迁移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家庭、社区、国家和个人的维度,采用不同方式,动员各方的力量,相互协调配合,改善和重构老年人的社会网络,降

低他们陷入社会隔离的风险,改善生活质量。

城市的快节奏、瞬息变化、智能化等特点,以及增龄导致的老年人身体和个性的变化,会使城市迁移老年人适应新环境、重构社会网络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要主动关心老年父母,不仅要重视对老年父母的文化反哺的重要性,帮助老年父母学习城市中新环境的生活方式,还要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身体照料和精神慰藉。

社区要动态监测迁入本社区的老年人,重点关注那些刚迁入社区、退休不久以及由农村迁入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识别社会隔离风险较高的迁移老年人,并为其提供生活适应技能培训,提高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此外,通过完善社区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开展各种社区活动,为老年人搭建良好的社交平台,帮助他们构建和拓展社会网络,尽快地融入社区生活。

政府应该针对老年人的自身特点和需求,加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完善城市社区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创建无障碍的老年活动场所,提高老年人对城市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同时,各级政府还需进一步提高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为流动和迁移老年人群的老年生活提供实质性的政策保障,提高他们对生活社区的环境的认同感。

最后,就城市迁移老年人而言,也需要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新事物,提高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在闲暇时间要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重构朋友网络,融入城市生活。

责任编辑:尚卓玛

## **Social Network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China: A Comparison between Migrants and Non – migrants**

*Zhang Wenjuan   Liu Ruiping*

**Abstract:** Employing data from 2014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social network between older migrants and non –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in two dimensions of family and friend. Based on tha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network of urban elderly wit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ligious behavior can expand family network of urban elderly. Marital statu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family network of the old migrant than that of the non – migrant elder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hukou on friend network in the urban elderly. In additi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ial duration have als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amily network and friend network of old migrant in urban China.

**Key words:** urban China; migrant elderly; non – migrant elderly; family network; friend network